

琴台密語 潘國森

黃蓉魯有腳誰更大？

讀者諸君或會問，潘國森是不是過度研究金庸學、強練到走火入魔的地步？怎麼講香港教育卻又牽扯到華山派和丐幫呢？

原來此時此地大學的學生會大都是以幫會形式運作，金庸筆下以丐幫為天下第一大幫，《天龍八部》三大主角之一的喬峰（本名：蕭峰）和《射鵰英雄傳》女主角兼《神鵰俠侶》「女二」黃蓉都是丐幫幫主。書中的丐幫表面上「鋤強扶弱」兼「愛國」，實質卻是一大夥武功高強而不務正業的壯男，幫中的管理非常混亂！「黃蓉魯有腳誰更大？」讀者當然記得是前任黃幫主可以隨意指揮現任魯幫主！

年前發生了大學學生會會長率領同學，夥同校外不相干的閒散人員（當中也有大學畢業生、也有跟大學沒有任何關係的反對派支持者）衝擊大學管理委員會，以武力威嚇、脅迫、毆辱校委會成員！

潘某人喜讀章回小說，便想起《三國演義》第一百零一回〈奔劍關張郃中計〉，書中說諸葛亮用誘敵之計對付魏軍，司馬懿識破蜀軍撤退可能有詐，告誡自動請纓追敵的大將張郃要小心，結果張郃被蜀將使計激怒，中伏身亡。書中說諸葛亮戲言：「吾今日圍獵，欲射一『馬』（司馬懿），誤中一『獐』（張郃）。」

據《三國志》裴松之註引《魏略》記載，其實是張郃認為「歸軍勿追」，主帥司馬懿卻堅持要追，結果累死了張郃。

這一回反對派的幕後「諸葛亮」卻是「欲獵一獐（李國章），誤中一龍（盧寵茂）」！換肝專家盧寵茂在混亂中倒地，反對派罵他「插水」（足球比賽

術語，指進攻球員偽裝被敵方守護撞倒、拌倒，以圖欺騙球證判罰球）。盧教授則說有人踢他，並傷及曾經發生粉碎性骨折的膝部舊患，痛得倒地。李教授則氣定神閒，指出暴徒學生有非法禁錮之嫌，於是這夥暴徒終於作鳥獸散。

當時學生會會長率領的校內校外人士硬闖會議室，有人拍了現場視頻，全香港網民都看個飽！片中聽到清晰的女聲命令眾校委會成員不得「擅離座位」，剛好學生會時任會長是男生，前任會長是女生，這把女聲市民大眾在二零一四年非法「佔中（鐘）」時都聽得很熟！

「前任黃蓉幫主」按自己的姓氏起了個「娘娘」的網上筆名，於是網民就嘲笑時任男會長是「兒皇帝」，前任女會長就是「母后干政」！這個說法也很有趣，是我們守法良民、港大校友看見「學生代表」、「學運領袖」的劣行之後，無可奈何之下，拿來消消氣的戲言。不過潘國森覺得也妙丐幫前任黃幫主和現任魯幫主的微妙關係。事情鬧大了，聰明慧點的「黃前幫主」回去努力學業，「魯幫主」則死樣活氣地認錯道歉，一眾曾受恐嚇的校委就決定不追究。

今天的學生會當然還不止前任會長指揮現任會長那麼簡單，會長其實從來不用向全體會員同學問責，倒是跟外面的政團過從甚密，這也不是什麼秘密了！除了香港政黨之外，還有很多具有別國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外國朋友」呢！

二零一四年非法「佔中」之後，今年是第五個年頭，各大學學生會的「港獨學生代表」已經「遍地開花」，這真是香港教育的特大危機呀！（香港教育大危機之二）

萃袖乾坤 余似心

二手書場看人生

最近到了個大型二手書義賣會場，一律十元出售，連續四天的活動，都擠得水洩不通，可見實體書仍有龐大市場。

會場所有書籍都是募捐而來，大家將看過的、不再需要的、願意割愛的、囤積的書捐出來，讓有需要和喜愛的人以低價購入，又能行善，實是多贏的局面。而且，一本書無論你曾經多麼的鍾愛，看了幾遍後便會束之高閣，書內的精彩和珍貴的內容就「封存」了。

捐出來後，書本轉到挑選者手裡猶如重生，得以感動更多的人，如是者若循環再捐，書本便生生不息，滾傳的價值愈高，受惠者也愈多。二手書背後的意義是第二生命，第三、第四……

在二手書場也見證了時代的變遷。會場所見，有多套保留完整的大英百科全書和眾多的厚字典。一套這樣的百科全書，原本售價不菲，如今也拱手相讓，原因不外乎現今世代任何知識幾乎都可在網上搜尋得到，而且時

間久遠了，資料也過時，當然另一主要原因是佔用地方太多，香港寸金尺土，留着不切實際。也許是這些緣故，直至最後一刻這些書也找不到承接人。字典的情況相若，長久以來字典這類工具書，每人都擁有，重若磚頭也會帶着上學，直至殘舊鬆脫。有了網上字典，連發音也附上，「厚磚頭」即被棄如敝屣！我捐出的字典中有些是外語的，網上的外語互譯和發聲功能連廣府話也有，啞老師需退役。

二手書義賣最搶手的肯定是兒童書，每逢加添新書，尤其是市價甚貴的英文書，爸媽們便惟恐有失，數十隻手在渴求。意外地我遇到不少大肚媽媽和抱着幼嬰的新媽媽，這就是早着先機吧！兒童的成長階段，父母都期望他們閱讀眾多的不同書籍，這方面的開銷委實不少，加上薄薄的一本小書，很快便被厭棄了，買二手的是最划算。看到年輕的家長，就想到當年自己不斷買入童書，很快孩子便長大，有些書還來不及閱讀，依依不捨地還是要送人。

書籍循環，人生循環！

網人網事 狸美美

視覺污染

前兩天，網上看到一則新聞，說麥當勞在澳洲珀斯的Jolimont地區新建了一塊廣告牌，由於體積過大，馬上引發了周圍群眾的強烈抗議，一些人舉牌示威，一些人給當地委員會寫信，還有多達700人在網上聯署要求撤銷這塊標誌。

抗議群眾們給出一個最重要的理由是：「我們這裡是一個安靜的老式社區；到處都是樹木和公園，真的不適合放置這類的廣告牌，這完全是視覺污染。」

視覺污染，這讓小狸想起前兩期寫「電影院潛規則」時提到觀影陋習之一是脫鞋，「因為即便沒有氣味，也會污染視覺。」再次看到這個詞，小狸頓生興趣和共鳴，很想再吐嘈一下我們身邊的「視覺污染」。

個人覺得，視覺污染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源自個人社會公德的缺失。比如前文所說的在電影院——同理還包括飛機、高鐵、餐館等所有公共場所脫鞋、脫襪、擺腳、剔牙等——被迫去聯想「臭」和剔出來的食物殘渣真是很噁心的一件事；比如在臨時的低樓層陽台、和鄰居挨得很近的陽台、或者胡同弄堂裡晾曬內衣——大家並不想瞻仰你的泛黃舊胸罩和辟邪紅褲衩；比如侵佔公共樓道，把鞋擺在門口，甚至直接放個鞋架——原本挺賞心悅目的住宅環境，一開電梯門優質感盡毀；比如在商店裡直接脫了上裝試衣、在大街上撩起背心露個大

肚子乘涼，比如在公共海灘游泳——麻煩您去特定且私密的地方幹這些事情，別人真的沒有義務被迫觀賞您並不美好的身材等等。

第二類來自商家的趨利性。作為企業，總希望自己的廣告愈多愈好，廣告牌愈大愈好。然而過多、過大的廣告會造成和環境的衝突，以及人們的視覺疲勞，從而影響人們的情緒、心理。近些年，包括巴西聖保羅、印度Chennai、法國Grenoble和巴黎、伊朗德黑蘭、美國紐約等地，都掀起過反戶外廣告的浪潮，內地也有抨擊商家尤其是手機廠商的廣告在戶外大面積霸屏、缺乏美感和克制的聲音，同時還有問題嚴重的小廣告問題。而除了廣告，最近整治的「辣眼睛」的小視頻網站、為奪眼球攬客而上演各種低俗表演的景區、安排「內衣秀」的超市，都屬於此類。

第三類則來自骨骼精奇的奇葩建築。關於「視覺污染」，陳丹青也曾經說過，批判的就是內地層出不窮的奇葩建築；余秋雨也曾提出過建築的「審美公德」概念。而奇葩建築在內地尤為興盛，時不時就要被媒體拎出來盤點一番。

最後說個美好的視覺：巴黎的小陽台不僅不能晾衣服，還規定家家都要種花，且必須要種好。在巴黎，牆歸你，牆外不歸你，建築商的外牆配色有規定要協調。也因此，巴黎成為美麗的代名詞。治理視覺污染，其實是一個社會走向文明的進程。

思旋天地 思旋

挑戰者的風險

環顧近日國際形勢複雜多變，雖然我國近日經濟數據良好，令人感到前景一片光明。不過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正確把握當前國家安全形勢，全面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奮力開創新時代國家安全工作新局面。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牢固安全保障。」

中國經濟開局良好，GDP有6.8%的增長，是相當令人鼓舞的好消息。正如習主席所說：「愈是前景光明，愈要居安思危。」最近，為確保國家安全，習主席在南海大閱兵，強調把人民海軍全面建成一流海軍。解放軍在台灣海峽實彈演練，正是由於台灣島內「台獨」分子十分猖獗，企圖與美國勾結，打台灣牌作美國棋子，挑戰「一個中國」、「九二共識」的底線。情況複雜嚴峻，國家為維護核心利益，毫不含糊，啟動台海實彈演練，包括海軍與空軍參與。

雖然內地與台灣同是一家人，和平統一我們的希望。但是當和統無望，為捍衛國家主權，捍衛寸土必爭，相信內地即採用其他方式，不排除武力統一，而是次實彈演練只是前菜而已，大業或會陸續有來。空軍繞島演練或將成

常態。這對「台獨」分子是一個重要的警告，也向國際社會宣示了中國強國強軍的能力，毫無疑問，針對性很強。

其實，國家安全，強軍強國十分重要。我們要抓好國家安全方針政策，貫徹落實，着力提高把握全局謀劃發展戰略的能力上下工夫，不斷增強駕馭風險，迎接挑戰的本領，是熟讀習近平重要論述的感悟。

注重國家安全要全局着眼。風險也包括在投資金融方面，近日美國挑起中美貿易摩擦，將引起貿易戰爆發，這是損人不利己的蠢材行為。深一層看來，經濟摩擦是其次，實是針對中國的高科技發展。貿易摩擦影響相當深遠，引起世界輿論的反響，令人髮指。當然，中國揚言奉陪到底，有能力應付不公平的制裁和開徵產品交易稅。各國政府應該團結起來，按照聯合國法制商討解決，免打擊世界經濟復甦的進程。

同樣令人關注的是國家金融被挑戰的風險。曾記得那些年因某些分子對股匯上下其手，挑釁破壞，釀成世界金融風暴的教訓。而今世界立亂，也引起人們的憂慮。正是要居安思危，每個國家更應關注金融風暴的挑戰者。

生活點綴 吳康民

三人成虎

走進一家著名食肆，在顯眼的地方用紅紙貼上兩個標語，一是「一本萬利」，另一是「貨如輪轉」。

我心想，此店如果「一本萬利」就是利潤高得不得了，那麼，客人能吃到的，也就極為有限，可以說是「有咳好食」了。至於「貨如輪轉」，更是服務欠奉的另一個說法。食客一如貨物，迅速輪轉，只是希望吃完快快走，哪有什麼「服務」可言？當然，這家食肆，也許沒有想到這兩條標語，可以作如此解釋。只是許多食店都用，便順手拿來罷了，想不到卻是暴露為商不仁的本質。

做生意怎麼可以一本萬利呢？一元成本，可賺萬元，是什麼生意？除非是賭博，正常的生意，一元能賺一元，已經是十分厚利了，怎麼可能賺一萬倍呢。貨如輪轉，食物一如車輪轉動那麼快，就是快餐店也做不到。當然，你可以說這是歷來生意人的形容詞，不可當真。但是，這些形容詞，卻反映生意人貪婪的心態。

我不知道外國生意人是否有這麼貪婪的形容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得早，不像東方做生意帶有不少封建色彩，他們大概不會貼上如此誇張的標語罷。

中國人對事物形容詞，一向比較誇張。比如說「三人成虎」，說是市井上有三個人說看見街頭有一隻老虎，於是不少人便信以為真。這是比喻流言經眾人傳播，便可以惑亂視聽。其實，關在籠裡的老虎，怎能隨便破籠而出呢。輕信流言，過去是信息流通不暢的緣故。現網上消息流行，也有真假假，所以判斷事實，仍要靠自己的常識和估計。古人雖說眾口鑠金，但「三人成虎」仍不可不察也。判斷事物，要靠一個人的豐富知識，但流言經多人多次傳播，也可能令眾人相信。古人說：「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不可不察也。」

百家廊 我們來到桂河橋 森兒。當貝帝聽說父親和死亡鐵路的歷史後，決定親自到泰國考究。他花10年走遍全程的泰緬鐵路，自費清理被叢林湮沒的鐵道，再用2年時間清理8公里的鐵路，其中4公里最艱險的，被人稱為「地獄之火通道」。戰俘們用最簡單的工具，以自己的雙手，在山中鑿出一條1,000米長的通道，日以繼夜工作，在黑暗中，火把的光影裡，鑿鑿敲挖山壁時濺起簇簇火花，遠遠望去猶如地獄之火。通道完成時，70%的戰俘在這地獄之火通道工程裡死去。 剛剛火車經過時，幾乎每一個乘客都打開火車玻璃窗，不只拍照，更是伸長了手，試圖摸一下以工作換來的人手鑿出來的山壁。二戰時期，日軍佔領了泰國和緬甸後，需要給緬甸運後補給，由於馬六甲海峽不夠安全，日軍決定放棄海路運輸，趕建鐵路，原計劃6年完成的工程，卻在短短的17個月竣工。付出的代價是鐵路工人的超高死亡率。建鐵路者都是戰俘，其中有6,318個英國人、2,815個澳洲人、2,490個荷蘭人，其他則來自泰國、緬甸、馬來亞及印尼等東南亞國家，8萬馬來亞人之中有4萬2千人死亡。死亡率特高的原因是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極其惡劣，日以繼夜開山伐林，缺乏休息造成過度疲勞、缺乏食物使戰俘營養不良、遭受日本軍的虐待以及各種熱帶森林的傳染病且缺乏醫療護理令到死亡成為戰俘們的安息。 閱讀網絡資料：貝帝的父親比爾·勞森回憶時說：「戰俘們要麼蹲在灼熱的太陽下，要麼跪在堅硬的岩石或殘缺的枕木上不停地擊打，頭頂上的烈日一會兒就把人曬得眼冒金星而昏倒。記得一個年輕的戰俘就在離他不到3米的地方暈倒，他本能地站起來要去扶那個年輕人，日本人的皮鞭馬上重重地落在他的背上，隨後又落到那個年輕人身上，日本使勁地用腳踢年輕人的頭和臉，後來乾脆提起槍托狠狠砸下去，虛弱的年輕人在昏迷中掉下山，眼看着同伴跌進山谷，隨着河水漂走……」 我們在火車經過桂河橋的時候，看見河水在太陽的照射下燦爛如金，有船在河上行過，不知是漁船或遊船，河邊的翠綠樹林裡看，深深的綠似乎要變黑色了，然

昨日 陶然

光頭

光頭是我們班北京同學的綽號，有一度，他剃了個光頭，雖然後來恢復原狀，但光頭之名已經叫開，再也擺脫不了。 其實說他是北京人似乎也不準確，應該說是從北京考上北師大中文系的學生，雖然他說得一口北京腔，但查實他是河北三河人，因為魯迅曾提到三河縣老媽子，不免被人善意取笑，也就是學生時代的趣事了。

那時說說笑笑，我把「粘」字讀成「nian」（二聲），被他取笑一番，印象很深。之後到了運動初期，他在宿舍裡朗讀他的一封信，大意是說，文學概論他得分頗高，當時還頗為得意，如今覺得分數愈高，中毒愈深。 記得他當時住在朝陽門外，我偶然也會在竹竿巷碰到他，早上時段匆匆。他講話語速急，似稍有口吃，但清晰。他常說起他的大名「趙文耀」，中學時老師點名，叫他「趙文耀」，說時笑翻天，但當時我想他也不會吭聲吧。

早期，我和他同在「滿天紅」，他和曹惠民是大大報寫手，文筆無可置疑。後來他加入另一組織，被困在五樓，無法出來，幾近斷了

聯繫。畢業分配，他分到老家河北三河縣，距北京不遠，當了中學校長。 再回北京，與在京同學聚會，他每次都會起來，相聚甚歡。入校後，跟他交往頗親近，有一次班上八達嶺春遊，我還和他摟腰搭肩照相，爬長城時，他裝模作樣拄着一條棍子，和我及買耕生倚牆頭合影。那時，我和他，還有趙繼剛、紀德修走累了，還就地一坐，留下年輕的笑臉，儘管我好像心有旁騖，目標不一致，但心是在一起的。雖然已不清楚是誰拍下的，也留下可紀念的痕跡。最難忘的是二零零二年九月，北師大建校一百周年，我們大部分同學相聚一堂，中文系聚會時，我就坐在他旁邊，留下歲月風華沉澱的照片，回想起來，無限感慨，也無限懷戀那日子。

光頭舊體詩寫得頗佳，常常用典，這在上學時並沒有很明顯地顯示出來的才能，或許是他後天的努力也說不定。他常在詩詞群組裡發作品，我曾經動他設法出版，給大家共享，但他哈哈一笑，謙稱玩玩而已，似乎並沒有出版的意慾。雖然他是北京人，熟悉北京，但也有盲點，特別是現今的北京城已不是當年的北京，

面貌變化很大。即使是老城區，他也未必一定熟悉。那次回北京，我和他還有張國榮，同學在北師大聚會後在飯店為我慶生，飯後一起搭的士送梅海回奧運村她家後，我們三個回酒店，先送我回酒店，車子開到什刹海附近，需再開入胡同才行，那司機嫌麻煩，藉故在大街上把我們擱下，我們三人只好步行尋找，國榮雖是外來客，但他久居北京，光頭是地道北京人，我以為跟着他們走，肯定萬無一失。誰知道什刹海橫向胡同多，找了一會，才看到那胡同，鑽了進去，走了一會，國榮抱着原本想送我的「壽」字條幅，開始懷疑，是這條胡同嗎？我說，是。

又走了一會，光頭也沒信心了，我印象中雖然是這胡同，但也有一點猶豫。好在說話間，抬頭就看到名字：「什刹海文化皮影酒店」，很小的字，沒有大街上酒店誇張的大字，只是靜靜的，外表活像普通四合院民居。我們跨進門去，在大堂坐了一會，看木偶戲表演，休息一下，他們便告辭。我送他們到酒店門口，雖然北京常來常往，但一時之間，惜別之情雖然湧上心頭，望着他們遠去的背影，怔忡不已。